对于亚非拉的后进国家而言，“现代化”的另一种说法，是“西方化”。这种说法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算作事实尚不得知，但至少在某些方面揭示了现状：现代文明基本上是建构在源自希腊的西方文明。医学领域当然也是如此,现代医学基本上与西医在中文语境下是同义词。

《剑桥插图医学史》写道，早期的医学，无论是在古希腊、中国还是印度，呈现出整体医学的特征，关注人整体的健康。但这似乎无法解释许多的差别，比如针灸等被传统中医视为治疗手段的类似技术就未曾在其他地区出现过。在近代之前，不计至今闻名的希波克拉底，中古时期的西方影响最大的医生是罗马的盖伦，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认为医学的学习首先应当学习哲学，哲学是医学的基础。

西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的欧洲，医学书籍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大规模的下降，欧洲医学明显出现了衰退，这大概可视为“黑暗时期”的例证之一。这一时期对西方医学有所发展的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盖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探索。教会在这一时期的作为也可视为对社会的一大贡献，正是基督教会的博爱精神使得作为新兴组织的医院开始有所发展。

到了近代，科学开始展现其对医学的巨大影响，从早期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机械论，西方医学越来越倾向唯物论和还原论的方法，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走向了全盛时期，成为如今世界范围内唯一具有统治地位的医学。

哲学到底对医学的发展会有多大的影响？不同的哲学取向是否会造就不一样的现代医学？这些问题尚不能回答，因为如同医学在内的诸多领域，只有西方哲学算得上是有过所谓的“近代”时期。而中医是否真的与科学不相容，在中医的基础中华的哲学也尚未来到她的近代的如今，亦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微弱又似乎有些无力的现实表明，即使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中医仍未被扫进历史的尘堆中，或许可算作一点微不足道的暗示吧，但愿这不是一种痴想。这些也只是门外汉的班门弄斧，一厢情愿，不过算是道听途说，空做笑谈罢了。